

一個新聞記者的忠實報道

北平去來

王浩著

北平新聞



柳

北平去來 內容細目

北平去／「恐怕危險吧」，發掘新的奇蹟、邵力子的難題、女校、一條巷的吳裕後、預感、神祕的紙條、唯一研究馬列主義的人、「資方論」的原文、四位北行代表、到上海去的假消息、太太的主意、「口令」救火員們、臨時更動名單、XT一三一號、再會吧南京、降落青島、濃厚的殖民地氣息、一個故事、襲擊、逐來訪、「一股傻勁」、不要發表名字、他們都很聽話、應變、派系鬥爭、日本人的手法、行政院現金保的、國際俱樂部、不可思議的奇蹟、何必冒險？「走路我也要／一和平綱領、風頭主義、「喂！喂！北平嗎？」保證安全、六六制、盲目飛行、給葉劍英講過了、身份、給范長江打電話、醞釀內部分裂、第一個翻臉、讓共產黨選擇吧、「我和梅益很熟、」軒然大波、四項要點、血肉模糊的人頭、軍管會的決議、新的名單、熱烈的眼光、免得大家担心、三人小組、頭條新聞、嚴正的表示、根本不考慮、北平上空、我們中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祇許十個人下飛機」檢查、熱烈的入城式、管吃管穿管香烟、一個歷史人物、八菜二湯、小紅鬼、人民日報、張恨水、純良的北平人、同志、六國飯店、軍管會的許可證、一響槍聲、電話出了毛病、傅作義的行動、戰鬥英雄、非革命不可、延安的戀愛事件、憤怒的陣容、人民情緒的反映、合衆社的季昂、還有什麼正經事、共產黨的婚姻、富有革命性、控制情感、「王大娘、送雞蛋」，新民主主義、

北平去來內容細目

北平去／「恐怕危險吧」，發掘新的奇蹟、邵力子的外甥女婿、吳淞的吳淞後、預感、神祕的紙條、唯一研究馬列主義的人、「資本論」的原文、四位北行代表、到上海去的假消息、太太的主意、「口令」救火員們、臨時更動名單、XT一三一號、再會吧南京、降落青島、濃厚的殖民地氣息、一個故事、龔學遂來訪、「一股傻勁」、不要發表名字、他們都很聽話、應變、派系鬥爭、日本人的手法、行政院現金保的、國際俱樂部、不可思議的奇蹟、何必冒險？「走路我也要／一和平綱領、風頭主義、「喂！喂！北平嗎？」保證安全、六六制、盲目飛行、給葉劍英講過了、身份、給范長江打電話、醞釀內部分裂、第一個翻臉、讓共產黨選擇吧、「我和梅益很熟」、「軒然大波、四項要點、血肉模糊的人頭、軍管會的決議、新的名單、熱烈的眼光、免得大家担心、三人小組、頭條新聞、嚴正的表示、根本不考慮、北平上空、我們中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祇許十個人下飛機」檢查、熱烈的入城式、管吃管穿管香烟、一個歷史人物、八菜二湯、小紅鬼、人民日報、張恨水、純良的北平人、同志、六國飯店、軍管會的許可證、一響槍聲、電話出了毛病、傅作義的行動、戰鬥英雄、非革命不可、延安的戀愛事件、憤怒的陣容、人民情緒的反映、合衆社的季昂、還有什麼正經事、共產黨的婚姻、富有革命性、控制情感、「王大娘、送鷄蛋」，新民主主義、

葉劍英的禮物、空遊、和平的誠意、祕密消息、南京劃安全區、內鬨的爭功戰。

尾記……………三二一
附錄……………

平津張貼的安民告示……………六〇

BA、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CB、林彪與民約法八章
C、懲處戰爭罪犯命令

貨幣發行與金圓券兌換辦法……………六三

解放區行政區劃要略……………六四

中共土地法大綱……………六五

工業政策……………六七

BA、陳伯達著「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
CB、中共新創字「飲」的釋義
C、職工生活的原則

共方的社會運動……………七二

BA、婦女運動
CB、職工運動
DC、學生運動
D、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北平去！

一月廿八日 今天是農曆除夕，報社裏趕印最後一天報。過了今天，要休息三天。

南京長途電話報新聞的時候，老傅給我講了一個奇突消息：「你不是說要到北平去嗎，這裏的人民和平代表團準備明天出發，他們歡迎新聞記者參加，已經有幾位同業決定了，你趕快來吧！」

放下電話機，我立刻又打電話給中國航空公司，他們說，到南京的飛機是兩點鐘起飛，現在無論如何來不及。我又打電話給空軍供應司令部一個朋友想辦法，他說，他們只有一班飛機在每天早晨九時飛南京，而且是否允許記者搭乘，還有問題。火車的擁擠誤點，是意料中事，我爲可能失去這個機會着急。

好在，中午又給南京掛電話時，老傅說：「我已經替你接過頭了，他們歡迎你參加，明天不會動身，也許後天還是不會動身，明天上午十一點多鐘，再聽我的電話決定。」

我放心了，晚上和家人團聚。喝了點酒，吃了幾位拼湊起來的小菜，總算我也團聚，過了個農曆新年。

「恐怕危險吧」

一月廿九日 正月初一，上海人都壓着內心緊張情緒歡度新春。鞭炮聲聲，不絕於耳，街頭上來來往往的仕女，多穿著新衣服。我照舊起得很早，匆匆來到報社裏等待南京長途電話。報社裏冷清清的，只有一個工友向我招呼：「王先生，恭喜！」

十二點鐘，南京電話來了。這個結果非常圓滿。老傅說他已經去看過吳裕後教授。不但決定了我的北行，而且說明天決定不會啓程。

我到社長家裏去拜年，原定要問他談談這個計劃的，他不在家，打了幾次電話，家裏人都不知道他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只好等。

我想到拍發電報，需要拍電證，這個手續是要到南京辦的，但我必需先把照片準備好。照相館在過年節不營業的，好在上海這地方，只要肯出錢總容易辦事，我找出一張舊底片，出了高數倍的價錢，再加上一番虛虛的央求，竟在一小時後印好照片。

晚上，社長和我通電話了，他說：「恐怕危險吧！你應該考慮考慮。」我底回答很堅定：「屬於我個人的一切可能危險，我完全自己負責。只是請你考慮報館要不要我去？」「……好吧。你需要多少錢呢？」

發掘新的奇蹟

細雨霏霏，我提了簡單的行裝，腰里藏着十幾個袁大頭，向北站出發，我底外甥，和姪子趕來向我送別。這兩個大學剛畢業的年青人，對於我底北行，情感上的表現是依戀，在理智上的表現，卻並不勸阻我。他們好像以為我可能為他們發掘新的什麼奇蹟。尤其是我底外甥，他是國立西北大學學習化學的，但到上海已經重四個月了，至今還是失業。

邵力子的外甥女婿

一月三十日 大概是託了別人過年的福，我在昨晚還當時買到臥車票，一夜好睡，天亮始醒。這一班火車，竟比我廿四日由南京返上海時走得快些，沿途很少停留。只是，每到一站，總有軍隊蔽門，「他媽的，開不開，打他奶奶的！」終於黃埔門被蔽了兩扇，幾個兵從破洞裏鑽進來，坐在走廊上。

同車廂是兩個海軍軍官，和一個陸軍軍官。在旅途上最容易同生人攪熱，何況我們是睡在一間屋子裏的。那位陸軍軍官，是邵力子的外甥女婿，他充滿了矛盾的情緒，對現局看不慣，認為幹下去沒有把握，不幹又沒有其他出路。海軍軍官暢述汪永清和湯恩伯爭執的故事。他們說，陸軍總以為海軍應該在第一線，其實，這是江面，並不是大蘇，自己把軍隊圍成一字陣線，目標盡量暴露着，岸上砲兵陣地，反而可以在掩護下

向你發炮，其實陸軍應該掩護海軍。一片牢騷的最後結論，大家都希望和平。他們對於當前「文人主戰，武人主和」的現象，感到莫明其妙。

四條巷的吳裕後

到下關後，我們分散了。市面上顯得非常冷靜。一半爲了疏散關係，一半爲了正在過年。

我在南京辦事處略事休息後，就同老傅去拜訪吳裕後，他住在離我們不遠的四條巷良友里十三號，門口掛着大律師的木招牌，壁上懸着李宗仁照相，和于右任的對聯。吳年約三十許，身材矮小，但顯得非常精幹的樣子，穿着一套藏青色中山裝，別了一枚小圓徽章，上面是「政大」兩個字。他的名片上有四條街，是中國人民和平策進會常務委員，浙江旅京同鄉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中國各大學教授國策研究會常務理事，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我向他說明來意後，他表示歡迎，並且肯定的說：「在我們決定動身前六小時，一定通知你。」我又和他及另外一位客人漫談了一陣時局後，留下我的地址和電話後告辭而出。

預感

好像有點預感似的，我對吳裕後的允諾開始懷疑。因爲在這短短接談中，憑我做記者的眼光觀察，事實與我原來的理想有矛盾，事實的本身也有矛盾，我感到莫知所從。以我平日自信善於體察事物的感觸，覺得並無絕對把握。

神秘的紙條

一月卅一日 清晨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吳裕後。對方電鈴不斷在耳邊響着，但是沒有

人來接聽。打一次，又一次，情形始終如此。我猜想，這不是真的電話壞了，便是家裏沒有人。

匆匆早餐完畢，即趕到良友里十三號去，門口的大律師木招牌不見了，門上貼着一張白紙條，有「本人去滬，請勿敲門」八個大字寫在上面。我正在躊躇的時候，一個鄰居小孩告訴我：「你敲吧，裏面有人的。」我敲了幾下後，果然門開了，與面走出一個老太婆，向他問吳去上海的情形，她簡直哩哩啞啞，答覆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種狀況，益發引起了我的懷疑。

爲了追尋他們的蹤跡，我開始搜尋第二個目標。好容易我從一個同業那裏，打聽出了余精一教授的住址，他是曾經和邱致中一同在新聞上出現過的名字。

太平路娃娃橋六號，我問老傅找了許久才找到，那是國泰飯店，一個不太好的旅館。我想，一個大學教授的家，總不會經常住在旅館裏吧，但是一間茶房之後，從邊門進去，毗連旅館的一排房間，竟是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宿舍。

唯一研究馬列主義的人

余精一教授，矮胖的身料，蘇北口音，彼此自我介紹和寒暄之後，他向我歷述他在德國研究資本論五年的經過。他說：「中國在今天研究馬列主義而有真正成績的，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他指牆壁上一張照片說：「這是一個日本人，這是一個朝鮮人，這是一個波蘭人，這是……每人代表一個國籍，他們都是有名的馬列專家。背後寫在黑板上的數學式，那是資本論中一個最重要的公式。」

「資本論」的原文

他把德文原本資本論翻給我看，用功的痕迹，宛然在目，許多文字上都劃過一道鉛筆綫，又一道紅鋼筆綫，又一道藍鋼筆綫，無可否認，這是他曾經讀過的佐證。最後，他拿出他所著作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對

延說，這是純粹以唯物史觀看法，所寫的一本書。他正打算要組織一個馬列主義研究學會，只要政府允許的話。

好容易我們才把話頭又轉回到我底本意，我才知道他並不參加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北行，而邱致中教授，就住在他的隔壁。

四位北行代表

邱致中正在吃飯，同桌還有另外三個客人，和我互通姓名之後，才知道他們都是北行的和平代表。邱是四川人，身材修長，小鬍子，面色紅潤，稱得起一個體面的中年紳士，他的名片銜頭是中國市政研究會常務理事，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另外三位是，宋國樞、曾實生、郭季雨，宋是浙江海寧人，年紀在四十歲以上，戴近視眼鏡。他的名片銜頭是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曾是湖南人，瘦小精幹，一副書生外相，他的名片銜頭是，國立政治大學，和建國法商學院教授。郭季雨是江蘇人，年紀也在四十歲以上，身體不太好，我和他以前認識的，他沒有給我名片，我知道他是蘇聯的中山大學畢業的，過去在中央幹部學校教書，現在也是政大的教授。

從他們一面吃飯一面談話中，我無意間聽到了一個新線索。宋國樞說：「我第一次去，門口貼了一張條子，第二次去才敲開門……」以下聽不見了。我本能的斷定與裕後並沒有去過上海。

等他們吃完飯後，邱致中說：「我們馬上要開會，今天晚上可作最後決定，如果飛機座位沒有問題，一定請你參加。」

到上海去的假消息

我回到辦事處，立刻給吳裕後寫了封信去，信裏除了措詞懇切外，還特別強調我是不願意過年從上海趕來參加的。半點鐘後，吳裕後電話來了，他說：「我們已經決定請你參加，晚上八點鐘，到我家裏來一趟。」這時候南京晚報上，正刊登着吳裕後去上海的消息。

大事既決，我便趕到電訊局去辦理拍電證手續，營業科錢科長對和平非常熱心，竟破例在一小時內辦好了一切手續，臨別他對我說：「希望你發些好消息來！」

晚上，南京下雨了，我同老傅準時到良友里去，吳裕後不在家，邱、曾、宋、鄧四位代表，都在那裏。另外還有一位夏先生，他也是代表，年紀約在四十以上，南京口音，身上穿的是中式皮袍，外罩一件翻領皮大衣，他的名片是夏元之律師，南京市各區救火會聯合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南京市北區第一救火會理事長；南京代辦局常務董事。他坐了一會兒，就先告辭而去，臨行再三叮囑說：「你們決定真正上飛機的時間後，立刻打電話通知我，因為救火會有七八輛車子要來送行，我好開車子來送你們上機場。」

太太的主意

邱致中告訴我，上飛機大概是七點鐘，我正準備告辭的時候，門口卻進來一位穿雨衣的女士，恐怕是走得太急的緣故，面孔漲得紅紅的，並且有點氣喘。她說：「對不起，這裏是吳裕後先生的家麼？我是從郭至健家裏來的。郭先生說，他很對不起，他不能去了。因為他傷風，醫生說坐飛機恐怕轉成肺炎。」說着，她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交給邱致中後，便轉身走了。據說這位郭先生，也是政大的。有一位代表在她走後說：「今天我們還見到他的，這一定是太太的主意，恐怕先生此去有危險。」

歸途，老傅介紹我來認識一位同業，她是新夜報的駐京記者。芳名叫做任竹君，原籍山東，南京的年輕記者們，都稱她任大姐。其實她還不滿三十歲，不過從談話的語氣中，顯露着好強，聰明的個性，並且刻劃出她的不太簡單的生活閱歷。這是南京人民代表團一行中唯一女性。

在我們談話間，又接到了吳裕後的電話，他要我們五點鐘到飛機場，說飛機是五點半鐘要起飛的。時間太匆促了，亟告辭返寓。

「口令」

二月一日 天還沒有亮，我就起床了，雖然我在懷疑五點半鐘是不是飛機能够起飛，但我對於飛北平沒有經歷過，而且根據我在旅途中的經驗，寧願早等，決不能遲到。所以我把老傅叫醒，匆匆收拾行裝，到飛機場去。

南京的戒嚴時間剛解除，我們從軍帽着迷濛霧的冷清市街，徒步到明故宮機場門口。房間沒有燈光，門口衛兵向我們問「口令」。經過一番解釋，他說，飛機決沒有這樣早的。我們等了許久，又到良友里去，良友里的衛衛大門還是緊緊的鎖着，我們又到任竹君家裏去，任竹君走了，由她那裏一位老媽媽把我們引到商報南京辦事處的後門，那是良友里八號，任竹君和唐季平正在吃花生米當做早點。

救火員們

等到七點多鐘，我們聽見遠遠有救火車的聲音來了。接着又聽見隔壁有夏元芝的響亮的南京口音，我們才一湧而出，和那些代表們爬上兩部紅色的救火車上去。當救火車向飛機場開駛的時候，我們這樣自解的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我們去救火去，我們希望能够把這個可怕的戰火撲滅。」

明故宮機場的外面廣場上，連同我們這兩部救火車，一共有七八部救火車，上面都插滿了寫着「希望和平」，「歡送和平代表」等字句的小紙旗。這個唯一而特奇的歡送和平使者行列，把冷靜的飛機場，真是顯得生色不少。有上百人的救火員，都是穿着黑色制服，他們很熱心的早起，去歡送他們的救火會聯合會當務理事，也歡送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全體。

臨時更動名單

飛機總是不飛來，大家在候機室裏享用早點。這時，我在機場負責人那裏看到的名單是：「邱致中（暨南大學）、吳裕後（中央大學）、郭季雨（金陵大學）、曾實生（法商學院）、宋國樞（江蘇學院）、夏元芝（人民代表）、吳哲生（廈門大學）、劉達達（人民代表）、郭至德（中央大學）、羅祖光（益世報）、唐季平（商報）、任竹君（新夜報）、王浩（前曉日報）、柏牙伯（美聯社）、拉瓦替（生活雜誌）、徐知勉（大剛報）。因爲郭至德和柏牙伯、拉瓦替兩位西籍記者沒有來，名單臨時又更動了，苗迪青補上郭至德的缺，不過他不肯用代表的銜頭，吳裕後對新聞記者說，他是本國的顧問。據熟悉苗的人說，他也是政大教授，但在這裏寫的是金大。另外一位是南京每日晚報的戴魏光，一位是黃詣，他們補了兩位西籍記者的缺。黃是福建人，矮矮的身材，態度謙和，不肯透露他的身份。據說他曾經做過參政員，在這裏最初寫的是福建時報，後來又把它刪掉了。

XT-131號

上海的天氣不好，所以上海的中國航空公司總公司所派來的飛機，遲遲沒有起飛。這時候大家都很焦躁地等待，邱致中、吳裕後、曾實生三人正在忙著應付新聞記者訪問和婉拒那些臨時要求參加的京中同鄉，因爲報紙上已經刊出邱致中是首席代表，吳裕後是祕書長，曾實生是發言人，所以來訪的人，都以他們三個人爲中心。

好容易天氣轉晴，飛機由上海飛抵機場，那是一部小型客機，號碼爲XT-131號，時間爲十一時三十分。但是飛機不肯由南京起飛，原因是北平已由中共正式接收了，南京和北平的聯絡不通。中航公司認爲這樣前去，未免太冒險。經過邱、吳、曾三位代表多次交涉後，中航負責人認爲非得得到該公司的許可，不能魯

程，代表們最後提出的要求是：「先飛到青島去再說。」

苦了那些特來送行的救火會隊員，他們耐心地等候了四個多鐘頭，曾經走入機場站成排列，預備舉行上機前的歡送式，但是飛機的引擎自從停下來後，始終沒有再動過。經過大家向夏元芝建議，由夏向他們的隊長說過好幾次，最後才答應開着救火車回去。我看見那些太不興奮的救火隊員走出機場，內心說不出一種遺憾的感覺。

再會吧南京

中午十二時四十分，我們走入機艙，坐上那個由運輸機改製的帆布坐椅上。我們總算離開了南京，但當我們上機的時候，正當中飯時間，許多送行的人都回去了，這個離開，顯得有點冷清。

由飛機上俯瞰南京，是那麼渺小，把玄武湖都包括在裏面，也不過像一個較複雜的盆景或是小孩玩的一堆積木而已，巍峨的中山陵，只像半隻袖珍三弦琴。經過江南富庶區，以後再看到的，不是一片黃土，便是雲海茫茫；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運河和黃河故道的黃泛區，飛機一直沿著運河在飛行，那蜿蜒如帶的人工傑作，想不到今天還有極大的價值。黃泛區汪洋一片，只有在高空才能隱約看到那被淹沒的田地遺痕。飛過一片海洋，當我發現海岸的時候，青島便在望了。海島是深黃色的，海水是碧綠色的，加上海邊上的點點白帆，和那些數不清的小紅洋房，真是美麗無比。我們降落滄口機場的時候，是下午二時卅分鐘。

降落青島

從明故宮上飛機的時候，邱致中和曾養生曾對我們說：「到青島沒有問題，與市長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先打一個電話去，萬一北平今天飛不成，在青島住幾天玩玩，食宿大可不必耽憂。」有了這幾句話存在我的記憶裏，所以我下飛機的時候，看見有兩個歡迎的人，並且有兩部汽車來接我們，我滿以為那是市政府派

來的。結果把我們開到機場飯店，大家草草吃了飯，又換中國航空公司的大客車，駛過十五華里，我們被載到中國航空公司，又載到新新公寓住下。才曉得以前這一段都是中國航空公司的招待，市政府並沒有派人來。

飛機在今天當然走不成了，中航負責人說：「共軍已經正式進入北平，機場情形如何，這裏還不得而知。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保證飛機的安全，也沒有人保證你們的安全，我們要打電報給總公司請示後，才能決定怎樣辦法。」我以爲，能在這裏逗留一下順便觀光觀光青島也是好的。

黃昏，我同任竹君和戴觀光去觀光青島。第一個發覺的便是海邊，我們沿着海軍棧橋走去，那個橋有一里多長，像西湖的蘇堤白堤一樣伸入水中，兩旁並沒有欄杆，橋頭還有一個八角亭。祇因那是美軍的小型俱樂部，也是美艦的登岸碼頭，所以我們不能進去。我們遠遠看到沿海的洋房映入水中，萬裏燈火，簡直太像香港的夜景了。沿海都是柏油馬路，我們散步在馬路上，可以聽到海浪激岸的聲音。

濃厚的殖民地氣息

可惜，凡是中國的靠海較好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這裏的殖民地氣息太濃厚了，滿街的店舖有十分之七八是專靠洋人生意來過活的。賣刺繡古董店和酒排店之多之大，凡是我所走過的城市，都無與倫比。我們肚子餓了，穿過很多街道，想找出一個小飯館，結果到處都聽到爵士音樂，到處碰到帶醉的美國水兵，和伸手討錢的窮人。竟找不到一個飯館，這一半是時局影響，一半是正在過年，今天才是農曆正月初四呢。

我們終於在一條支街上找到一個饅飽扣子，那個賣饅飽的老太婆向我們訴苦：「你瞧，一碗光麵賣六十元，人家嫌貴。過去麵粉賣六百多，俺賣二十元一碗，現在麵粉快賣四千多了，俺才賣六十元一碗。你算算看！」這裏的市民，除了那些畸形的寄生於美國人下的而外，大多數都很貧苦。

一個故事

回到寓所，幾位代表正在吳裕後房間裏發牢騷，他們特去看望溫縣市長，魏市長竟然沒有見面。我們從做官搗掣子說起，把話頭扯到魏的發跡故事。據說：「魏學遂本來是昆明的一個工廠裏當總工程師的，那是抗戰期間。有一天，蔣委員長要到那個工廠裏去參觀，魏明知道他要來了，並不去歡迎他，而穿上一身油污的工作服，仍舊在做他的工作。蔣委員長問到這個工廠裏的總工程師在那裏的時候，他才滿頭大汗的跑來。等到蔣委員長回到重慶以後，在好幾次會議裏都特別提到這一位認真工作的總工程師，於是他從此青雲直上，官運亨通，竟做了青島市長。」故事聽後，我說：「學礦的辦黨，學地質的搞政治，這是中國官場的普遍現象，只要工程師能把市政弄好，也未嘗不可。」

魏學遂來訪

正講在這裏，想不到魏市長來訪了，第一個印象，是禿頂，矮胖的身材。從他的談吐中表現，好像他很囑達，也很熱情。他先向代表們致歉，說他去視察防地，所以很失迎。然後侃侃而談：

「我這裏沒有問題，全市有五十幾萬人，戰後是七十幾萬人，現在加上卅幾萬難民，一共有一百多萬人。糧食可供給四個月的需用，煤炭可供給兩個月。流亡學生在這裏雖有六千餘人，但把三千人疏散到湖南去之後，這裏僅有三千來人，因為都有書讀，還有飯吃，所以從來沒有鬧過事。」「共軍距離青島最近的海路，只有八公里，那是黃島。陸路只有幾十里地，叫做即墨。最遠也不過一百多里。不過，彼此對峙，瞭望哨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互不相犯，頂多不過倒而放一兩聲冷槍，有一次我親自去視察，他們還打了我一冷槍，就差差一點兒沒有打上。」

「這裏的煤，是從美國和日本運來的，過去曾有一萬六千噸日本煤在上海中途扣留，官司打到現在還沒

有打完。工廠只有百分之四十在開工，主要的困難是沒有原料。因為這裏接近共區，所以在物資上作公開的交流，這裏運紗布和火油去，那裏運棉花和食油來。」

「對於和平，我的看法是當然希望和平。青島總是不應該遭受戰爭災害的。因為過去有許多災難，青島都是倖免了。現在拱衛青島的駐軍，一共有八萬多人。白吉爾中將的艦隊有十幾艘戰艦停泊在港口，岸上還有一千多人美軍陸戰隊。」

「一股傻勁」

「我這個人很樂觀，我有一股傻勁，要幹工作的時候就工作，要休息就休息，我每逢星期天一定要運動一整天的。我早晨打高爾夫球，這裏的中國人打高爾夫球，像我這樣，還沒有第二個，我都是和他們外國人一塊兒打的。我中午打網球或是羽毛球，我晚上還要打彈子，我很喜歡運動，哈哈！」

談了兩個鐘頭後，龔市長告辭了，隨行他說：「現在已經戒嚴了，不過我有通行證不要緊。假如你們明天早晨不走，我派兩部車子來接你們遊逛市區。不過我還要出去視察，恐怕不能奉陪，我派祕書長來。假如你們下午還不走，我邀請大家聚一聚。」

龔市長這一席談話，幾個哈哈，把代表們的一肚子悶氣都衝散了。

晚上，商報的唐季平到我住處來閒談，他是我們記者羣中一個表面沉靜而內心很熱情的人，我們有許多地方，都談得非常投機。他對於到北平去的決心很大，我們曾研究到次一個交通打算，萬一飛機真不飛，水路怎樣？陸路又怎樣？據唐說，他曾經打聽過，水路自從天津易手後，根本就沒有輪船來往，看來水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陸路，這裏的火車，還可以通兩站，只要能再走不到一百里地的真空地段，繞道濟南，火車也許可以直達北平。我們最後的決定是，只要代表們有人願意這樣去，至少我們兩個人一定也要這樣去的。

不要發表名字

二月二日

和我同住一間屋子裏的是苗迪青。河南人，年紀約四十歲左右，一個老留日生，他在大學教的課程是地理，從自我介紹中，我知道他的太太是一個在南京還有點名氣的產科醫生。他對此行極感興趣，但使我最不解的是行動有點閃爍，他一再向我叮嚀，「你寫消息不要發表我底名字。」我問他理由何在，他說：「這個……恐怕家裏知道了不大好。」

出了代表們意料之外的，青島的報紙上並沒有過分渲染我們抵青消息。許多新聞記者到今天早晨才出來訪問，七位代表散住在最新公寓二樓和三樓幾個不同的房間裏，對於記者的接待，相當雜亂，幾乎是誰先碰到就同誰先談一起，不過，新聞記者已經從南京上海的消息上先看到邱致中是首席代表的新聞，所以多半一到公寓，就先問「邱致中先生住在那裏？」所以邱致中在這大清早，是非常忙碌的。

八點多鐘，市政府的兩部汽車派來了。代表團市長而來的是市政府祕書長郭大雄，郭的樣子看來很精明也很老練。我們沒有多談話，就動身去參觀了。十六個人擠在兩部汽車裏，加上司機，再加上郭大雄，總共十九個人，我們記者羣只好重疊起來坐了。

他們都很聽話

青島的市街，是依邱陵地帶的高低而建築的。雖然上上下下的地方很多，但是因為完全是柏油馬路，並不顯得有什麼崎嶇，反而因此增加了青島市容的不平凡。地理決定生活條件，這個環境和氣候，對於健康實是再好不過。沿海邊，空氣當然新鮮，地點是在北方，太陽特別和煦宜人，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行人，差不多個個都是身材高大，面孔紅紅的，即使那些跟著美國水兵後面討錢的難童，圓圓的臉形，也紅得像蘋果一樣。郭大雄說：「青島的民氣太純厚了，他們都很聽話，不會憎皮。」

我們第一個參觀中紡公司，這是全市現在開工只佔百分之四十的工廠中較大規模的工業機構，我們先到公司裏去，經理范澄川說：「中紡公司在青島的工廠，是中紡在全國中最好的一個單位。因為這是直接從日